

光 岩

王启林

光岩是隐藏在大别山深处的老屋场，深山沟里地无三尺平，建起群居的村落不容易。

一帮同道，挑了个明媚的日子，在驻村好友带领下，驶上了前往光岩的道路。光岩的路有故事。我和驻村工作的老同事一马当先，途中他告诉我，1980年代改革开放、特别是岳西林业改革之初，这里的村民是当时全县西南片最富裕的人；山中有树，一片山场就是一个小金库；但他们不是守财奴，知道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的道理。当时人们月工资不足百元，万元户的名头响彻一方，光岩的老百姓一户集资一万元修路。他们真的修成了当时岳西最早一条由老百姓自己集资修建的公路，虽然是土坯路，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。

路原本十分逼窄，不知何时加上了路肩，旅程变得顺畅了。在两处之字形急转弯处，如果经验不足，一把方向还是难以驶过。车将至主峰半山腰，一处山岔，一上一下两棵高大枫树矗立在路边，似在代替主人迎接宾客。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上，两旁绿树成荫，阳光如藏猫猫的小孩，一会儿不知去向，一会儿又从树隙里钻出来。山中小溪，一会儿转到路边，一会儿藏入山后去了。

光岩的房子有特点，再古老也是楼房。我们停车的一户人家是一栋二层土砖老屋，门前是宽敞的稻场。走进老房子，居中一个堂轩，迎面的墙上用红纸书写着“天地国亲师”几个大字，右上方挂着棕皮编织的雨衣，桌上放着竹篾编织的方形花瓶，里面插着玉米棒子和稻穗，边上是鼓肚收颈的竹篓。还有一个竹簸箕，做工精巧雅致。东西两头各一个小天井，东头天井里栽着一棵很别致的罗汉竹，木板楼的外沿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烂。这套房子已廉价出租给拍抖音的爱好者。西头由老两口居住，主人热情地为我们端椅子添茶水，拿出零食给随行的小孩吃。

去光岩主村落，须沿着山边机耕路向西南方向步行约一华里，远望村落依坡而建、错落有致，皆为两层或三层土坯楼房。房子背靠高山，山是悬崖峭壁；村子坐南朝北，北面是山沟，沿着山沟开垦出一级级梯田。这里房子类似云贵川少数民族吊脚楼的设计，底层架空，防潮防蛀防野兽，还增加了上层房屋面积，减少了挖掘屋基的巨大投入，一举多得。底层以条石垒砌而成，用于养殖牛、猪、羊或是鸡、鸭、鹅。第二层、第三层才是主人生活起居之处。

进入村中，步上多级台阶才能进屋。屋子与门口田地落差很大，当年建起这样一幢土坯房，何其困难。我们和一对正从牛栏里掏牛粪的中年夫妻闲聊，得知当时建房顺利者亦须五六年准备，不顺者十年也难开工。村落的最西头一幢屋，因为地形所限，从下面田里砌上来丈余石坝。为增加路的宽度，减少占地，采用长石条挑空。外表看上去是三屋建筑，实际高度与五层土坯房相当。我想进去看看这“高楼大厦”，门上铁将军把门，门口的石阶上布满了淡淡的苔藓。

转过老屋场，见两棵古树相依相偎，看上去已过百年，树干上藤蔓相绕，树下野草萋萋。光阴在这里，似乎也慢了下来。

来到另一处山坳，看见一溜砌着高大石坝的梯田。每块田不过巴掌大，石坝高平均有五米以上，石块全是超过百斤的大块石。一块田两边砌筑，所需石头甚多，工程浩大。如果不是生存危机，谁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？在肩挑背驮的年代，这个居民组不知奋斗了多少个冬天，才完成了山坳内所有石方垒砌的工程。一个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有了这种精神，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？



1978年的春节

朱幸福



大美山河 汤青 摄

站在高过眉毛的柜台前，我打1斤白酒用了0.81元，买一盒烟用了0.09元，还剩0.1元钱就买了10粒水果糖，把1元钱全部花完了。

等我回到家时，桌上居然也摆了一大桌子菜，丰盛得让我们都感到惊喜和意外。原来，过年前，生产队将大集体养的几头猪杀了，给每家每户都分了三四斤肉；生产队的鱼塘也起了鱼，给每家每户分了条五六斤重的大鳊鱼；圆子是用家里的糯米炸的，豆腐是用自留地里的黄豆加工的，还杀了那只下蛋的老母鸡，再加上地里的蔬菜之类，自然远比平日丰盛了许多。

外面人家的爆竹陆续响起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：“妈，今天我只顾买糖，忘了买爆竹了。”母亲头一摇说：“买什么爆竹？买糖吃了实惠。你再听听，这前后左右人家都在放爆竹，他们吃年夜饭，我们也吃年夜饭；他们开财门，我们也开财门，那爆竹不也是给我家放的？”说得我们全家人都笑了。是啊！虽然借了别人家的喜气，但却是我们家过得最贫穷而又最快乐的一个年！因为一开春，村里就在酝酿分田到户的事，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。

许多年后，每每回忆起这件往事，我心里虽有些淡淡的苦涩，却还是充满一丝甘甜的温馨。

章武爷爷的水烟袋

吴长海

小时候，我们湾里有个老头，名叫章武，是个孤老头儿，同时，也是在抗日战争时负过伤的新四军老战士。我们都叫他“章武爷爷”。

章武爷爷是我们湾里的专职放牛员。我从七八岁时就开始放牛了，放牛的时候，大多都跟他在一起。

平时，章武爷爷除了爱给我们讲一些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外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，那就是吸烟。可他从来不买卷烟吸，只吸自己种植的烟叶丝。这种烟吸起来劲头很足，每逢章武爷爷吸一口烟，就要猛咳几声，可见那烟对他身体造成的伤害有多大。但毕竟已经上瘾了，不吸就会觉得浑身难受。因此，章武爷爷宁可遭罪也舍不得戒烟。

章武爷爷吸烟用的是一个祖传的水烟袋。烟袋嘴和装烟的烟头部分都包了一层铜皮，长年累月，这些有铜皮的地方就成了金黄色，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，很是漂亮。烟嘴和装烟的烟头部分并不是直接相连，中间有一个圆形水筒，大概像一个刷牙的杯子那么大。水筒的最上面有一个小盖，用来方便倒出存水和重新装水。水筒里面一般装大半筒水，一头连接装烟的烟头，另一头连接烟嘴。烟嘴像“7”字，上面短的部分含在嘴里，下面较长的部分则固定连接在圆筒上。圆筒上吊着一个黑色的小布袋子，小布袋里面装满了切得很细很细的烟丝。每逢吸烟时，都能听到圆筒里的烟袋水“咕噜”“咕噜”地响。我觉得很好奇，也很好玩，每当章武爷爷吸完烟后，我就将他的水烟

袋拿过来把玩一番，有时也将空烟袋吸上一口。有一次由于吸得过猛，竟将烟袋水吸到了嘴里，那烟袋水又苦又辣，呛得我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。后来，我在扯秧或插田被蚂蟥咬时，就突然想到了烟袋水。于是找章武爷爷要一些，将烟袋水倒进小瓶子里，再把蚂蟥放进去，蚂蟥辣得受不了，只有一两分钟就吐出肚子里的血，身体拼命挣扎，过一会儿就死了。

由于章武爷爷整天水烟袋不离手，一袋烟吸完后，就要接着再装一袋。而点烟时是需要有火种的，那时物资特别紧张，用的火柴都要凭票供应，哪能每天时时刻刻用火柴来点烟呢？所以，平时吸水烟的农村老人，一般都是用苕麻秆来引火。每次剥了苕麻后，章武爷爷就将那些苕麻秆捡回来，然后拿到院子靠墙暴晒，苕麻秆是空心的，半天工夫就能晒干。点燃苕麻秆，他就有源源不断的火源了。一根长长的苕麻秆，一般要用两三个小时才会熄灭。

没事时，我除了听章武爷爷讲故事，就数最喜欢看他吸烟了。他的左手托着水烟袋，右手拿着点燃的苕麻秆，一遍一遍地装烟、吸烟。看他吸烟时那个十分享受的样子，我觉得，此刻，这世界就算章武爷爷最幸福了。

一晃，章武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。我再也没见过他那个每天随身带着的水烟袋。也许，是在他入土为安时，作为唯一的纪念品被带走了吧？